T 13
898
9

113
898
9

毛詩註疏卷第四 以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箋 言猶道也

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裘字或作求朝直遥反下及註同風福鳳反 疏 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朝焉。正義曰作羔裘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人焉經之所陳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箋 言猶至刺之。正義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爲道說此一釋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

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臣賢者陵遲自莊公爲始故言自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傳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濡音儒洵徐音荀又音旬侯韓詩云候美也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傳渝變也箋云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渝以朱反疏羔裘至不渝○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皮爲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也傳如濡

至侯君○正義曰如似濡濕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箋緇衣至畏之○正義曰經云羔裘如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爲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彌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爲人君與此同也正其衣冠以下論語文○傳渝變○正義曰釋言文○箋舍猶至之等○正義曰舍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訓文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緣悅絹反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傳司主也箋羔裘至司直○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裘以豹皮爲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

以爲直刺今無此人。傳豹飾至孔甚。正義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袪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袪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傳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晏於諫反粲采諫反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傳彥士之美稱。稱尺證反

疏羔裘至彥兮。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衆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爲彥士兮刺今無此人。箋三德至衆意。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爲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齊之故三者各爲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直無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爲德故也洪範之言謂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多賢臣具此三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爲粲是粲爲衆意。箋彥士之美稱。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爲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傳遵循路道摻擥袪袂也箋云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摻。

所覽反徐所斬反又袪起居反又起據反袂也擥音覽袂面世反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傳寁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惡烏路反注同寁市炊反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

疏遵大至故也。正義曰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之衣袂兮君子若念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留兮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周留子。傳遵循至袪袂。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溝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參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攬也說文摻字參此音反聲訓爲斂也操字彙此遥反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袪袂末則袂袪不同此云袪袂者以袪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曉風取本末爲義故言袂末。傳寁速。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寁意之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箋云言執手者思望之甚無我醜兮不寁好也傳醜棄也箋云醜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醜本亦作歜又作㪅市由反或云鄭音爲醜好如字鄭云善也或呼報反疏傳醜棄。正義曰醜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醜亦惡意小異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

色也（箋）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說音悅下同好呼報反（疏）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正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上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爲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箋）德謂至德者。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總辭未必爵爲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此箋辨其德之所在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昧音妹警音景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爛力旦反見賢遍反又如字早音蚤本亦作蚤別色彼列反

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傳）間於政事則翺翔習射（箋）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鳧鴈以待賓客爲燕具。弋羊職反鳧音符間音閑繳音灼本亦作繫（疏）女曰鴈興。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而妻起士曰已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即子興也此子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星尚有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間暇無事將翺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鴈以待賓客爲飲酒之羞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悅美色故刺之。（箋）此夫至留色。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之士者男子之美號下

傳言閒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古士是謂古朝
廷大夫士也雖寫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自起之常節
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
君子恒性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留即是相警
之義也各以時起是不爲色而留也。箋明星至色
時。正義曰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
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箋弋繳至
燕具。正義曰夏官司弓矢繒矢弗矢用諸弋射注
云結繳於矢謂之繒繒高也弗矢象焉弗之言剌也
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剌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
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下云
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爲燕飲之具

弋言加之

與子宜之傳宜肴也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
之鳧鴈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肴音爻本亦作殽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

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偕音皆樂音洛下同

琴瑟在御莫

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箋弋言至靜好。正義曰此又申上弋射之事弋取
鳧鴈我欲爲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蓋
之饌共食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
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
瑟之樂在於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
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
是刺今不然。箋言我至共肴也。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宜
肴。箋宜肴
飲酒之肴。箋言我至共肴也。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宜
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所射之鳧鴈
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
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
漬處內葱渫末酒漿處右註云此大夫士與賓客
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
大夫禮皆無用鳧鴈之文此得用鳧鴈者公食大夫

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飲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爲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兼有大夫當云不徹懸而牲言琴瑟者證經之琴瑟有樂懸者亦有琴瑟故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箋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珩音衡佩上玉也璜音黃半璧玉也衝昌容反狀如牙儲直居反使所吏反

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傳問遺也箋云順謂與己和順。遺尹季反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箋云好謂與己同好。好呼報反註同

疏知子至報之。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答之正爲不知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傳雜佩至之類。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玫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則衝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珩列女傳柄阿姜之女佩璜而聲

下云佩玉瓊琚立中有厤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瑀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衝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玉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下傳亦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贈送至之歡○正義曰上章與賓客飲酒箋不言異國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即是此客俱辭不言來客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者諸侯燕聘問之賓與已之羣臣其禮同此朝廷之士與賓客燕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言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但上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必是異國耳又稱臣無境外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矣○賈問遺○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衰二十六年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問之者即出己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太子音泰妻七計反以女適人曰妻取如字又促句反下注同

有女同車三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作詩者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

疏 有女同車詩者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

齊對齊爲文故言鄭人既總敘經意又申說之此
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喜得其功請以女妻之
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爲婚卒以無大
國之助至於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
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鄭忽
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
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
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師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
於齊是大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昏
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辭人
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
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
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齊之急而受
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
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
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
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

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
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
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
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答則以爲此詩刺忽不
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
妻在有功之後鄭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
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爲文姜乎又桓十一年
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
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
夏鄭莊公卒狄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
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爲問
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若
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
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
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
也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責其大
國長女爲此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女
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

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爲正妻也傳

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嬀已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爲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當有功於齊明是忽爲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爲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爲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爲謀言其謀不及國故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箋忽鄭至立突。正義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爲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始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祭仲逐之而立突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同車讀與何彼穠矣詩同舜尸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同下篇放此迎魚敬反下同槿音謹

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間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傳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箋云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禮。洵恤句反。有交至且都。正義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翺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安無大國之助故刺之。箋親迎至木槿。正義曰士昏禮

云壻揖婦出門乃云壻御婦車授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椵木槿槐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椵一名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王蒸今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椵一名曰椵齊魯之間謂之槿榮。傳都閑。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爲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以都爲閑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傳行行道也英猶華也箋云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壻音細字書作揖

將翺將佩玉將將傳將將鳴玉而後行。將將七羊反玉佩聲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傳直專反箋女始至代壻。正義曰昏義文也御者代壻即先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牢之義。傳將將鳴玉而後行。正義曰此解鏘鏘也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將翔之時已言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荷華非美人然箋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蘇如字徐又音疎。正義曰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至美然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傳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云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

生于隰隃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胥音疎又相如反菡本作歛又作荅戶又作歛又作菡度感反菡菡荷華也未開曰菡菡已發曰芙蕖顛本亦作傎都田反倒都老反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乃反往覩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狂求匡反且美色呼報反下同覩都杜反本亦作睹

疏山有至狂且。毛以爲山上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華之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怨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雖見狂醜之服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蘇之小木隰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隰隃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美故刺之。傳扶蘇至其宜。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尚扶蘇其華菡萏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慧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名的蓮實慧中心苦者也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荷華水草宜生於下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爲不宜也。箋興者至其所。正義曰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荷華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爲喻則以山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

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於下位○傳子都至且辭○正義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故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狡童爲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爲義嫌且亦爲義故云且辭○箋人之至意同○正義曰箋以子都謂美麗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爲言則是假外事爲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往覩美乃往覩惡興忽之好善不任賢者反用小人其意與好色者同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傳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箋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云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覩子充乃反往覩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狡古卯反充山有至狡童○毛以爲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君子我適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之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稱有貌無實者以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傳松木至紅草○正義曰傳以橋松共文嫌爲一本故云松木以

明橋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鵺舍人曰紅龍古其大者名鵺是龍紅一草而別名故云龍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爲喻不取橋游爲義○箋游龍至其所○正義曰此章直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放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爲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槁而龍云游明取槁游爲義山上之木言枯橋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橋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聽恣於小臣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爲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二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爲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傳子充至昭公○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爲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童今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爲昭公也○箋人之至無實○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爲性行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爲昭公故湯傳以爲人之好忠良不覩子充而覩狡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箋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蘀他洛反倡昌亮反本又作唱注下同和胡臥反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傳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

和箋云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與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槁苦老反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長張丈反稱尺證反

疏蘀兮至和女。毛詩人謂此蘀兮蘀兮汝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女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鄭下一句與毛異具在箋。傳蘀槁至後

和。正義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然則蘀葉謂之蘀此云蘀槁者謂枯槁乃落故箋云槁謂木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倡而後和也。傳叔伯至臣和。正義曰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謂揔呼羣臣爲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經倡予和汝言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箋叔伯至之稱。正義曰箋以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爲叔伯羣臣相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以爲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故弱者謂强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專恣而不和君也箋又自明已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爲羣臣相謂之辭故易傳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傳漂猶吹也。漂匹遥反本亦作飄要於遥反注同

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傳要成也

擅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箋）權臣

擅命祭仲專也。擅善戰反（疏）狡童二章章四句。（箋）權臣至仲專。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敎命有所號令自以已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所立突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傳）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云不與

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

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傳）憂懼不遑餐也。餐七丹反遑音皇暇也（疏）彼彼至餐兮。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爲狡童言彼彼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予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已憂之甚也。（傳）昭公至之志。正義曰解呼昭公爲狡童之意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傳）不

與賢人共食祿

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傳）憂不能

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箋）

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褰起連反本或作騫說文云褰袴也恣資利反行下孟反註下同更音庚（疏）褰裳二章章五句至正已。正義曰作褰裳詩者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自彼加已之辭以國內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已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已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行故思大國正已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之狂所以經序倒也。（箋）狂童至正之。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傳）惠愛也溱水名也（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溱側巾反揭欺例反又起列反難乃旦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

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鄉香亮反本亦作向狂童之狂也且傳狂行童昏所化也箋云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且子餘反下同疏子惠至也且。正義曰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何思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之卿若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而正之我則褰衣裳涉溱水往告難於子矣若子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意我國有狂惇幼童之人可日日益爲此狂行也是爲狂不止故所思大國正之。○傳惠愛至水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溱洧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箋子者至告難。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已則意欲告者將告大國之正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代事必由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湯兮山之故知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湯兮山間稚云子有衣裳子皆斥君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鄰國之君爵位尊重鄭人所告不宜徑告於君國之政教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思我平等相告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以有親疏之異而尊卑同也謂他國者爲人爲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國君矣他人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卿也若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恒弒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之意以爲君使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彼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爲不可此則鄭國之人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於君與彼不同溱洧大水未必褰裳可渡示以告難之疾意耳。箋言他至荆楚。正義曰言子不我思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鄰後告遠國齊晉宋衛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荆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爲言則子與他人之異耳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

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謂侯國不思正已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爲篡故思大國正已耳○傳狂行童昏所化○正義曰此狂童行突也狂童謂狂頑之童稚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爲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人人又從之徙衆漸多所以益爲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篡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似童幼故以童名之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傳士事也

箋云

氷名也。洧于軌反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傳洧

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狂童之狂也且

箋他士至上士○正義曰傳言士事也以其堪任於事謂之爲士故箋云他事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爲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爲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二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箋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丰芳凶反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奸缺位悅反倡昌亮反和胡臥反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已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箋昏姻至之禮。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而來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昏姻嫁娶昏姻其事

是一故云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來昏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相對爲稱則釋親所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昏婦之黨爲昏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是婦黨稱昏壻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昏爲婦爲昏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至非獨謂壻家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傳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迎魚敬反下親迎同

悔予不送兮傳時有違而不至者箋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爲于僞反

子之至送兮。正義曰鄭國衰亂昏姻禮廢女不從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兮來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予當時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爲留者亦不得爲耦由此故悔也。傳丰豐至門外。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爲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傳昌盛壯貌箋云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堂並如字門堂也鄭改作棖直庚反梱本作閫苦本反近附近之近

悔予不將兮傳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疏子之至將兮。毛以爲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盛壯兮來就我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鄭以堂爲棖將爲送爲異餘同。傳昌盛壯貌。正義曰此

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堂當至邊者。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轉堂爲帳帳是門梱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扶謂之閾帳謂之樸孫炎曰扶門限也李巡曰帳謂梱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帳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傳衣錦褧裳嫁者之服箋云褧禪也蓋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

禪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衣錦如字或一音於記反下章放此褧衣苦迥反下如字禪音丹縠戶木反爲其于僞反大音泰舊勑賀反紂反紂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並同纁許云反袡如鹽反

予與行傳叔伯迎己者箋云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易以豉反疏衣錦至與行。正義曰此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己言己衣則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衣矣裳亦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裳矣言己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箋衣錦至之服。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己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

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褧裳互言之。

箋褧禪至纁袡。正義曰玉藻云禪爲絅絅與褧音義同是褧爲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禪縠爲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爲其文之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紂衣纁袡士昏禮云女次紂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紂衣絲衣女從者畢衿玄則此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紂衣纁袡也。傳叔伯迎已者。正義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已者也迎已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爲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不得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半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墠音善依字當作墠此序舊無注而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疏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至奔者也。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尚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者俱是淫風故名曰爲刺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集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藘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

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茹音如後篇同蘆力於反茹蘆茅蒐蒨草也後篇阪音反反又待板反町吐鼎反又徒玲反茅貌交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傳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爲遠疏東門至甚遠。毛以爲東門之壇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蘆在阪則難言人之行者踐東門之壇則易登茹蘆在阪則難越以興爲婚姻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爲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相近其人甚遠不可爲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有不待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鄭以爲女欲奔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壇壇之邊有阪茹蘆之草生於阪上女言東門之外有壇茹蘆在於阪上其爲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興已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吐自男不來迎已耳又言已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爲不來迎已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迎已已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傳東門至在阪。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爲城門故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令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爲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也編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茹蘆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

大傳云異姓主名洽際會亦謂婚禮交際之會也以壇阪者各自爲喻壇是平地又除洽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易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近在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於東門矣且下句言則邇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爲始終之說。箋城東至之辭壇○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藘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爲二故易傳以爲壇邊有阪栗在室內得作一與共爲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茅蒐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爲難淺矣易越而出以自喻已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欲奔男之辭也若然阪有茹藘可爲小難壇乃除地非爲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壇之易踐以

形見阪爲難耳不取易爲義也。箋邇近之至則遠。正義曰邇近釋詁文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爲遠近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傳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行上並如字行道也左傳云斬行栗啗徒覽反本又作啖亦作噉並同者常志反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傳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疏東門至我即。毛以爲東門之外有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爲易有物在淺室家之內難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興爲婚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

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爲女呼男迎
已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內生之栗
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已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
栗爲興者栗有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已有美色
亦男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
可不於汝思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
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卽
去故刺之。傳栗行至踐淺。正義曰傳以栗在東
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
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
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
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爲喻故同上爲說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傳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

而鳴喈喈然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
節度。淒七西反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傳胡何夷說也
箋云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說音悅下同夷。正義
曰言風而且雨寒京淒淒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
喈然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
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
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言其必大悅也。傳風且
至喈喈然。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寒京之意言
雨氣寒也二章蕭蕭暴疾謂雨下急疾蕭蕭然與淒淒意
異故下傳云蕭蕭暴疾喈喈膠膠則俱是鳴辭故云
猶喈喈也。傳胡何夷說。正義曰胡之爲何書傳
通訓夷悅釋言文
定本無胡何二字風雨蕭蕭雞鳴膠膠傳蕭蕭暴疾
也膠膠猶喈喈也。蕭音蕭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傳

瘳愈也。瘳勑留反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傳晦昏也 箋云已止也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不爲于僞反 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箋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衿音金本亦作襟徐音琴世亂本或以世字在下者誤校力孝反注及下注同注傳云鄭人遊於鄉校是也公孫弘云夏曰校沈音敎 正義曰子衿章四句至不脩焉。正義曰鄭國衰亂不脩學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箋鄭國至道藝。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爲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稱校也此序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爲證耳非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爲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青如字學子以青爲衣領緣衿也或作菁音非純章允反又之閏反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

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疏）青青至嗣音。毛以爲鄭國學校不脩學人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爲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忘已也。（傳）青衿青領。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傳）嗣習至舞之。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絃誦歌舞之。（箋）嗣續至忘已。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以恩責其忘已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絕

青子佩悠悠我思（傳）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瓀本又作玟如兌反瓀亡巾反組音祖綬音受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傳）不來者言不一來也（疏）。正義曰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玉至組綬。（傳）佩佩玉也。（箋）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瓀珉而青組綬

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傳正義曰準上傳則毛意以爲責不來者言不一來。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箋當謂不來見已耳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挑他羔反又勑彫反說文作㚇達他末反說文云達不相遇也好呼報反樂音洛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論挑兮至月兮。毛以爲學人廢業候望爲樂故留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爲達兮作往作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爲廢學而遊觀。鄭以下二句爲異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已思之甚也。傳挑達至見闕。正義曰城闕雖非君止之處明其作往作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之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箋君子至之甚。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論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

鮮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爲忠臣指其德行則爲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爲其臣高渠彌所弑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意以此死故閔之有文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

揚之水不流束楚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漂匹妙反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箋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息淺反注下同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傳迋誑也。迋求往反徐又居望反誑九況反

揚之水至迋女。毛以爲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既不能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誡之汝無信他人之言彼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之鄭唯上二句別義具箋。箋激揚至臣下。正義曰箋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束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爲閔無臣之事毛興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興故爲此解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傳二人同心也。箋云二人者我身與女忽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箋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爭爭鬬之爭注同亹亡匪反又音尾莊公子疏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至室家焉。正義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革謂甲冑之屬以皮革爲之保者安宇之義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有其妻以妻爲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致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公子爭誤也。箋公子至名曰一。正義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爲公娶鄧曼又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

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欲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拒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輓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又大陵獲傅瑕傳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爲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爲爭篡故唯數後爲五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傳如雲衆多也箋云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雖則

如雲匪我思存傳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思如字注及下皆同沈息嗣反毛音如字鄭息嗣反

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云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思不忍斥之綦綦文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綦巨基反樂音洛注並同一音岳或云義留樂又音岳員音云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爲于爲反出其至我員。毛以爲鄭國民人不能難乃旦反保其室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閔之言我

出其鄭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女既被棄莫不困苦詩人閔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拯唯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詩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鄭以爲國人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忍絕眷戀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東門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以其非已之妻故心不存焉彼被棄衆女之中有著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則以喜樂我云民人思保室家情又若此迫於兵革不能相畜故所以閔之。傳思不存乎相救急。正義曰廣言其見棄既多困急者衆非已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正義曰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强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

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顚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白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顚命爲弁色故以爲青黑此爲衣巾故爲蒼艾色蒼卽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知縞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旣言非我思存故顚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爲賴故云賴室家得相樂室家卽縞衣綦巾之男女也○箋縞衣至綦文○正義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爲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爲男女二服衣巾旣共爲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爲詩雖舉一國之事但其辭有爲而發故言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已謂詩人自已旣相棄又願且留是心不忍絕也訓聊爲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綦爲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爲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爲巾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傳

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云闉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闉音因闍鄭郭音都孫炎云積十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徐止奢反又音蛇荼音徒秀本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

縞衣茹藘聊可與娛傳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箋云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爲樂心欲留之言也○娛本亦作虞音愚出其至與娛○毛以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著喪服色白如荼然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以其衆多不可

孜恤惟頻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茹藘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頻其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閔其相棄故頻其相樂○鄭以爲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荼飛揚無所常定此女雖則如荼非另我之所思以非已妻故不思之其中有著縞素之衣茹藘染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任可與之娛樂也情深如此而不能相畜故閔之○傳闉曲至喪服○正義曰上言出其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闉闍字皆從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闍城臺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謂闉爲曲城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郭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凡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華英

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藘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箋闉讀至無常○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闉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以詩說女服言綦巾茹藘則非盡喪服不得爲其色如荼故易傳以荼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爲義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箋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

而自俱會。蔓音萬 疏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至會焉。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又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婚之時月也毛以爲君之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敘男女失時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傳 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 箋 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豔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漙本亦作團徒端反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傳 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婉於阮反邂戶解反逅胡豆反 疏 野有至願兮。毛以爲郊外野中有蔓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霑潤之兮以興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陳以刺君。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爲異餘同。傳 野四至盛多。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四郊之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箋 零落至夫家。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仲春。仲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降仲

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爲媒月故引以證此爲記時言民思此時而會者爲此時是婚月故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傳）瀼瀼盛貌。瀼如羊反。瀼又乃剛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傳）臧善也

野有蔓草三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箋）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溱側巾反下干軌反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傳）溱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箋）云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渙呼亂反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汍汍音丸

士與女方秉蘭兮（傳）蘭蘭也（箋）云男女相棄各父弓反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來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蘭古顏反字從草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泆音逸行下孟反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箋）云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且音徂往也徐子胥反下章放此閒音閑處昌慮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傳）訏大也（箋）云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洵息旬反韓詩作恂訏況于反韓詩作盱云恂盱

樂貌也樂音洛注下同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傳勺藥香草 箋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 疏溱與洧至勺藥○正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爲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欲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於田野共爲淫泆之事既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於寬閒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洧水之外信寬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維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傳蘭蘭○正義曰陸機疏云蘭即蘭草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云蘭當爲王者香草

實是也其莖澤宋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蠹○傳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洧信至則往○正義曰洧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答女也且往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實是且樂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傳勺藥香草○正義曰陸機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箋伊因○正義曰因觀寬閒遂爲戲謔故以伊爲因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 傳瀏深貌○瀏音留說文流清也力尤反 士與女殷其盈矣 傳殷衆也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箋云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635